本刊移滬出版啓事

本週刊在北京發行以來每星期六日出版幸能繼續至今未曾愆期現已出到第一百三十七期今爲編輯上及發行上之便利起見移到上海出版形式與內容均更求完善定閱全年及零售價格仍照舊不加對於現有各定戶第一百三十七期以前各期均歸北京直接郵寄第一百三十八期以後則由上海郵寄惟在此過渡時期因手續上不免有先後故定戶收報不免略有參差尙望原諒爲幸嗣後關於定報及廣告事項請向下列發行所接洽關於投稿及其他通訊事項可向下列編輯所接洽

發行所　上海白克路北河路八號

編輯所　上海法租界陶爾斐司路二十四號

經售處　上海及各埠商務印書館及各大書店

中國國民黨上海黨務訓練所叢書

工人問題　彭學沛著

上海公共租界收回問題　王世杰著

定價每册大洋一角

太平洋書店發行

上海太平洋書店出版

蘇俄的東方政策

布施勝治著

半粟譯

著者對於本書，自謂：『莫把他當作一種「學術的議論」，要把他當作一種「目擊事變的新聞記者體驗記」便得了』。本書第十七第十八兩篇，最宜注意：從第十七篇可以知道聯俄與聯共可以分作兩件事，反共聯俄未必不與俄國的東方政策有共通之點；從第十八篇，可以看見日本人的野心。本書內容既非常重要，而半粟先生的譯筆，尤其是充滿著美的令人百讀不厭的好文字。書已出版，凡留心國際情形與愛讀優美文學作品者，必以先視爲快也。

★平裝一册定價一元二角★

商務印書館印行

夷堅志

全書二十册分裝二函
毛邊紙精印四開本

宋洪邁著、所記多神怪異聞、世無完書、傳本亦罕、是編由張菊生先生據名家刊本多種、校補訂正、錄定甲乙丙丁四志並支志三志、更旁稽他籍、輯爲志補再補、計共二百六卷、復將原書卷帙存佚考證及附錄、列於卷末、文敏原著之存於天壤間者、殆已盡在於是矣、

定價十二元　郵費五角

特價八元

陽曆十月底截止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立券之新聞紙

現代評論

第六卷第一四四期

每星期六日出版

民國十六年九月十日

時事短評

監察委員會應先召集（文）

食鹽問題（端）

國民黨目下的機會 叔平

歐美最近的關稅政策（上） 彭學沛

眞正的日曆——自然曆 熊永先

悼胡明復 任鴻雋

撕掉的一頁（小說） 許君遠

乾着急（詩） 徐志摩

詩三首 蹇先艾

Hsien Tai P'ing Lun

(The Contemporary Review)

Vol. 6. No. 144, September 10, 1927.

發行所及定報處

上海白克路北河路八號

編輯所

上海法界陶爾斐司路二十四號

印刷所

上海牯嶺路餘慶里太平洋印刷公司

報價

國內 全年大洋二元，半年一元，連郵費在內。日本朝鮮同。

歐美 全年大洋三元，半年一元五角，連郵費在內。

零售 每份大洋五分。

郵票定報

不通郵匯之處得以中國郵票代洋，但須加一成，並以一分及半分者爲限。

時事短評

監察委員會應先召集

寧漢要合併，那中央黨部及國民政府就得改組。在改組以前，改組的辦法是應得預先擬妥的。寧漢實行合併的不能即時實行，就是因為改組的辦法沒有擬妥。到了現在，大家差不多已一致贊成召集全體執監會議解決一切。現在最難解決的前提，第一是將召集的執監會議究應為第三次，抑為第四次。若是認九月十五日所召集的會議為第四次，那就等於承認本年三月在武漢召集之中央執行委員大會為有效，而寧方之立足點，未免虛假。若是認九月十五所召集的為第三次，則與漢方亦有多少不利。但是我們以為這些爭持，俱屬無謂。全體執監聯席大會，此次實為第一次的集會；就叫做它執監聯席大會，豈不直捷爽快，名副其實？第二前提是：此次全體大會中何人可以列席，何人應在擯除之列？關於此點，我們倒不該馬虎過去。這半年來黨國的糾紛是為清黨而起，若是此番的重要會議中仍容共產份子，或附和共產黨的份子，或比共產黨要油滑百倍的份子參加，那豈不是自打嘴巴，自認本年來的奮鬥為庸人自擾？所以我們於盼望一切忠實委員，無論已辭未辭，全體加入會議之外，對於應予驅除的份子寧嚴毋縱。近日南京民衆先行召集監察委員會清除中執內共產系委員的主張，我們非常贊成。照黨章說起來，中執開除自己的委員，本沒有多少法律的根據。監委司稽核之職，開除叛黨份子是他們分內的職務；他們行使職務，名正言順，誰也不能道一辭。所以，要改組後的黨部政府健全忠實，非有健全忠實的執監會議不可；要有健全忠實的執監會議，非先召集監察委員會實行清除共系委員不可。（文）

食鹽問題

關於食鹽的事情，我在上一期現代評論業經稍稍說過，現在看見報載上海總商會致國民政府財政部電文，不得不再申說幾句。原來食鹽這件東西，在我們中國，自古以來，就為財政家所注意。管子治齊，以魚鹽富國。漢桑宏羊因鹽的問題，和文學賢良辯論，致有鹽鐵論一書，現在尚傳於世。前清時有鹽運使，為三品大員，位在道台之上；民國成立十六年了，丁乃揚先生還以鹽運使資格替民國做事。可見鹽在中國，實在是一件頂緊要的稅源。要我們的財政當局舍去食鹽不在此上籌欵，自然是一件很難的事情。我們現在且不唱高調，說甚麼直接稅比間接稅來得好些，但是我們對於鹽的票引制度，終覺非打破不可。他們設立引岸制度的惟一強硬理由是：中國各省不盡是產鹽地方，如果任其自由運銷，那末，距產鹽地遠的地方，不但價錢會要極貴，而且恐怕

鹽商裹足不前，不免使那個地方人民陷於淡食的困境。這理論猝然聽來，好像是不錯的，實際上——至少在現在的時候——都是鹽官和鹽商一種欺人的說法。無論各省之中，大多數是交通便利而且兼產鹽觔，就是以湖南一省而論，南邊鄰近廣東，已有粵鹽銷路，西邊接連四川，也有川鹽銷場，爲甚麼不准中東兩區人民吃食比較優良的粵鹽川鹽，而必定要吃汚穢的淮鹽呢？在精鹽未出世以前，他們或者還可以說，川粵鹽產額甚少，如果任其自由銷行，產地人民就會要犧牲他們自然的權利。現在精鹽有了，爲甚麼不准牠銷？這不是特意要保護淮商的權利，就不惜犧牲人民的幸福嗎？鹽票制度在財政幼稚時代，或者是一種極簡單的徵稅辦法，因爲鹽場雖然只限於特別幾塊地方，然而究竟產區遼闊，不能像稅關一樣容易稽查偸漏，所以就產地徵稅，似乎票制非常合宜。殊不知既有海關常關，食鹽也不必一定就場徵稅。票的限制，就法令上言之，似乎可以限制運鹽的量，因爲無票不能運鹽，票有限，運鹽也應該有限。實際上有三種透限的法子：第一，鹽商賄買鹽官，可以多運，第二，無票運銷，叫做鹽梟，緝私官吏和他們賄通，也可以偸運，第三，鹽商爲免稅計，往往隨運隨銷，隨銷即隨參以泥沙，所以運銷內地的淮鹽往往變成黑色——雖則淮鹽在產出門時候，並不如是汚壞。前兩項還不過於國家稅收有礙，後一項則於民食衞生大有妨害。然而淮鹽的價格和精鹽的價格在內地差不多一樣的，因爲重重剝奪，又加以專賣性質，於是乎成本極賤的淮鹽，竟可與成本較高的精鹽並駕齊驅。不然，精鹽倒反不能與淮鹽並駕齊驅。

我說了許多，究不免還是書生之見，因爲現在所要談的，還不在如何設法推廣精鹽的銷路，如何廢除引岸制度，如何取消鹽票制度，而在如何保持精鹽的固有銷場。我們曉得通商口岸銷售精鹽，已經是既成的事實，並非從今日起。爲甚麼國民革命軍到了上海，倒反不能銷售了？九江漢口在最近一兩星期以前，還是敵對的省分，運送現欵固然在禁止之例，然而精鹽爲甚麼也要扣留起來？兩湖久已鹽荒，據說漢口鹽每斤要値現光洋三角三分，已是一種奢侈品了。總商會上了兩次呈文，一次爲九江人民請命，一次爲漢口人民請命，可謂狠得恤憐之道，但是上海本地的事情，總商會爲何倒反客氣起來，不替我們說一句話呢？這或者是我未曾留心罷了。（端）

國民黨目下的機會

叔平

南京與武漢于四月七月先後舉行淸黨，淸除與國民革命不相容的中國共產黨，乃是國民黨全體覺悟的表現。中山先生早先的容共，本來是應有的政策，因爲那時加入國民黨的共產黨員，不特聲言贊同國民革命，而且也曾參加過國民革命的工作。中山先

生歿後，共產黨的主張共產革命，日益顯露，而國民黨中，縱容，附和，或盲從共產黨者亦甚有其人，遂至釀成這一年來的大變：不但共產黨再不能爲國民黨之用，不但國民革命之進行大受挫折，而國民黨的本身且因而四分五裂，坐視軍閥和帝國主義者之勢力得死灰復燃。現在，國民黨同志既然先後覺悟，一致窺破共產黨之眞正目標，全體起而淸黨，使國民黨仍得爲三民主義信徒之政黨，爲主張國民革命之政黨，凡是忠實黨員，不論甯方，漢方，或任何方，復得合爲一起，共同奮鬥：此乃不幸中之大幸。但是甯漢兩方雖已於八月中宣言妥協，而兩黨部兩政府至今仍未合併；統一的步驟雖日在籌商中，而統系及席位問題之解決至今尚無多少眉目。其實，各方既因志同道合而求結合，那就不應常鬧意氣。只消黨國得以統一，黨義黨綱得無違背，步驟如何本可忽視。最爽捷而且也是最穩妥的統一方法是先召集一個羣英會——說它第四屆執監大會好，說它特別執監大會也好。凡是國民黨的中央執監委員，只消他無共產色彩，只消他有權出席，無論已辭未辭，或甯或漢，俱應敦促到會，庶幾議決的案件有推行全黨的可能。所以不特黨衆應勸有資格的領袖一體出馬，就是已辭已走的領袖也應以黨國爲重，不避嫌怨，趕緊打消消極。即使你事實上有辭責之必要，亦只能於黨國安後，遂你高蹈，不然便不忠於黨國了。

黨國之急需統一，以便積極進行一切革命事業，雖三尺童子亦能知之，因爲這幾月來的糾紛已陷黨治於千鈞一髮的危機。以言政治，則凌亂萬分；以言經濟，則民不堪命；以言戎事，則軍閥猖獗：於是，對於黨治沒有信仰的人們就根本懷疑黨治之不可行，與國民黨處反對地位的人們更大肆抨擊。固然我們對於黨治的信心並不因一時之失敗而稍減，但是誰也不能否認黨國近來的設施——無論是得已或不得已的——足以使黨治的實現延期。

黨治成功的第一個條件是一個健全的，有主義的，有組織的，有最高權的黨。因爲共產黨的侵奪，遂致有武漢之分裂，間接更釀成腐化份子之投機混入；於是組織雜亂，黨權旁落，應爲民衆信仰的國民黨，懷疑者有之，謗毀者有之，失望者有之，攻擊者更有之。固然，近幾月來的事變有非黨之所能自持者，然而人必自伐，而後人伐之，故止謗亦莫如自修，欲圖黨之振興，非改過不爲功。現在共黨既已驅除，三民主義得以大昌；甯漢既言合併，組織更易統一。有了主義，有了組織，斯纔有一切希望。國民黨近來的組織，不失之疏暇，便失之混亂：上級黨部未必能指揮下級黨部，而黨員亦未必能監督黨部；一件應做的工作，或是無人去做，或是架床疊被，負責者不止一機關，以致事權不能統一。黨的完密的組織恐怕在全國代表大會總解決以前，不易有多大希望，但甯漢中央黨部合併後，至少應把中央黨部完整的組織

起來，并推黨中的最有才具者，最孚人望者担負黨務，庶幾下級黨部及黨員有所依從，而中央可收指揮自如的功效。

第一等人才應担任黨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件。依黨治的原則，一切政權隸屬於黨，若是能力大的人全做了官，那末黨勢必降在政府之下。只有重要人物辦黨，庶幾黨能控制政府，而政府也有所依從。

然而這不是說政府是可以輕視的，這不過是說黨比政府更重要罷了。政府也應有嚴密的組織。國民政府自離開廣東後，疆土驟增，大有一時不能兼顧之勢。南京武漢兩政府俱有不完備及凌亂的現象，大毛病也在無系統。故今後的國民政府應嚴密組織起來，不必鋪張，而凡事總應有一負責機關。

用人行政乃政治精神的表現。所謂良善政府也不過說它的施政方法是平易可行，而它所用的人是民衆能信得過的。國民政府自離開廣州後，不論在漢在寧，施政之方，往往不失之偏激，便失之拖滯，使民衆感受不安景象。至於用人，則更有難滿人意之處。漢方收容了許多傾向惡化，而精神還不如共產黨的，投機份子，寧方收容了許多傾向腐化，而比北方官僚還要失眞的，投機份子。這些惡化腐化份子不但與以收容，而且輒處極重要的地位，以致青年失望，直接間接爲共黨張目；使老成吁歎，直接間接爲北方軍閥帮忙。今後的國民黨如欲振作精神，一雪近數月來奇恥大辱，那非驅除這些腐化惡化的領袖份子不可。其實這些份子的所以進得來，也是因爲黨的組織及精神太壞；只消能改良組織提起精神，他們就不敢來。

統一後的國民政府的施政精神，至少也應努力於法治及文治兩點。法治乃近代國家的最要原素，沒有一個號稱近代國家而可無法治精神的。近數月來的經過實在太缺乏法治精神了。特務處，軍法處等等機關林立，不但正當裁判手續無存，而且生殺予奪之權，同時操於許多機關之手。半年前江西的人民曾謂黨軍可愛，黨人可殺；至今則可謂黨義可敬，黨政可畏。推原其故，皆因負責者有不知法治眞諦，而任意蹂躪人權所致。共產革命和國民革命不相容，凡鼓吹共產革命者，應分別輕重，予以禁錮，以絕亂謀。但殺戮則僅應加於或兼犯刑事上殺人放火等重罪者。『惟不嗜殺人者能一之』中山先生亦曾以之勗勉後覺（民族第六）。今後任意殺戮共產黨之風必須禁止，不然挾嫌者流，可暢所欲爲，使社會秩序大亂。對於共產黨如是，對於土豪劣紳，以及其他不良份子亦莫不如是。除了法治，社會是永不能獲到安寧的。

第二點是文治。人民苦軍閥已久，所以國民黨打倒軍閥的口號得以一呼百應，十分有力。國民政府在廣州時，雖則軍隊勢力不弱，而無軍治之譏，以後疆域愈廣，軍人的勢力亦愈大。固然，在軍事時期中統軍長官有時不能不便宜行事，但這並不是說軍

人之力可臨駕政府之上，然後可以促進軍事的勝利。此番政變後，文人跑個一空，文人既然不管，武人也不能不管，然而這並不是好現象。革命軍隊裏面向來有黨代表，以後有政治部，再以後寧方各軍改成政治訓練部，隸屬於軍隊之下，而總司令部又爲財政樞紐，大權在握：這已嫌軍事色彩太重了。現今連政訓部都在風雨飄搖之列，軍事委員會又大都是武人，而最高黨部又寥若星辰，無人負責，叫誰去控制軍隊呢？改組後，黨及政府再不能不痛自覺悟，急起直追，爲亡羊補牢之圖；而武裝同志，也應以革命的全體爲重，而尊重文治。

統一後之急待進行之事有三：

第一，軍事止能有進展而不能有保守。當初黨軍勢力僅限於兩廣時，進退自如，欲守則守，欲進則進。今則黨軍與軍閥已處勢不兩立之地。若黨軍不能及早殲滅軍閥，則軍閥必將聯絡帝國主義者向我進攻。四五月及七八月間之軍事失利即其明證。故寧漢而不言合併則已，言合併則北伐實爲要圖。若因統率不一致，意見有不同，因循坐誤，而使兩張輩得鞏固勢力，則貽禍黨國，將有不可勝言者。

其次，國民黨的兩大口號即打倒軍閥，及打倒帝國主義，二者不可忘一。漢方近來無外交可言，而寧方之節節失敗，尤可痛心。中國國際的地位，因爲近幾月來之經過，復降落不少，實爲不可掩之事實。雖則黨力軍力之衰弱，爲外交失敗之大原因，而奮鬥精神的缺乏，實亦有以成之。此後政策，我們因爲無力空虛，應防止外交事件之發生，但既發生後，則惟有強硬對付。多一分讓步，國家使多一分束縛，而以後更不易打倒帝國主義。

復其次，財政總須有個辦法，開財源固重要，而財務行政更貴有方。整天舉債，不免近於勒索。財權不統一，各軍隨意徵餉，而民政機關及黨部又需仰賴於軍事機關，則財政紊亂，不論財源如何開展，亦永不能得一頭緒。若是財政沒有辦法則軍事及外交也永不能勝利，而黨國的基礎也永不能鞏固。所以國民政府改組後，應提高財政機關的權威，付以度支全權，庶可矯已往之弊。

總之，國民革命的成功和失敗，全看國民黨及其所設立的政府的內質如何，如內質俊良，則反革命勢力終歸失敗，如內質不良，則縱使共產黨，軍閥，及帝國主義者可以打倒，而惡劣不下於，或且甚於共產黨，軍閥，帝國主義者的努力亦將繼起，而革命永不能成功。既稱國民革命，則國民全體之同情不能不十分顧及，現在國民對於國民黨的同情，比一年以前要薄弱得多。若要恢復，或增加國民的同情，那上述的數端——以法治文治爲黨國施政的原則，而於最短期內統一財政，以取得軍事及外交上之勝利——是不可少的。黨國改組之時，正是一切更新之會，再不可

坐失了良機！

歐美最近的關稅政策（上）

彭學沛

——相互主義和最惠國民條款——

本文的目的，在於略述歐美各國最近的關稅政策。上篇打算說明歐美各國最近的關稅政策裏的兩大趨勢：相互主義和最惠國民條款。下篇打算說明蘇聯的關稅政策。

……………………

大戰以後，歐美各國的關稅政策裏，顯然分出兩大潮流：有的國家努力做最惠國民條款的擁護者，有的國家就想擺脫那最惠國民條款的縛統，而把相互主義做關稅政策的方針。

我們要敘述這兩大潮流的開展，不得不先把戰前的情勢簡單地指出。

近代歐洲關稅條約的歷史，是從一八六〇年法蘭西和英吉利所印結的可布登Cobden條約開始。可布登條約創出了最惠國民條款的無條件的解釋，和所謂「一般幷協定」稅則制度 General-conventional system；這「一般幷協定」稅則制度就是；同時有兩種稅則；在法定的一般稅則之外，還有一種依商約協定的特別讓步稅則。這種特別讓步的稅則，原來是為對某國某國特別讓步起見，把一般稅則打了折扣，但是因為各國對于一切外國差不多都照例給予最惠國民待遇，所以對於一國的特別讓步，都被外國援例要求，變成對一切外國的普遍讓步。這樣，法定的一切稅則漸漸成為具文，實際施行的稅則却是一種較低的稅則。自有可布登條約以後，各國都漸次仿行，訂結同樣的條約；這一般幷協定稅則制度變成通行的制度。

後來許多國家都感覺到這種稅則制度的缺陷。第一，因為依這種最惠國民條款推廣普遍的稅則協定，一時不易修改，到了該國有修正稅則的必要的時候，就感覺很大的束縛；第二，訂結商約的時候，雙方的代表，都權衡雙方讓步的輕重，周詳考慮，務使各方讓步的總和相等，然後雙方得到同等的利益；假若後來和第三國訂結商約，又有他種的讓步，而依最惠國民條欵的作用，被第二國援用，那末，最初兩國磋議權衡的結果所得到的利益的平衡又被打破了。第三，對於對手國的讓步全係由於訂約代表的自由考量，議會差不多沒有查核的權力；因為代表磋商的結果包含雙方種種不同的讓步，假若議會把其中任何一種讓步加以修正，就牽動全體的平衡，推翻全部磋商的結果；但是假若把這種稅則的讓步完全委之於訂約代表的自由考量，不經議會的查核，那末，訂約代表的知識有限，思慮稍一沒有周到，便容易把國內重要的產業當作犧牲。

為救濟這些弊病，才想出了「二重稅則」制度。Double

schedule system.。一八七七年最初被西班牙所採用。到一八九二年依梅林 Méline 的努力，又被法國採用，這制度才引起特別的注意。這制度和前述制度不同之點，就是：第一，較低稅則成最低稅則是由議會用法律規定的，不是在議約的時候由議約代表隨意規定的；并且議約代表的讓步祇能依照法定的最低稅則，依照那稅則的全部或一部分，不能任意伸縮；第二，條約可以依十二個月的預先通知隨時取消。採用這種制度的各國對于第一種特點有時還因不得已情形，變通辦理，減低到最低稅則以下；對于第二種特點，向來是十分堅持的。——這種二重稅則制度，雖然是向來的制度的反動，但是還不能完全廢止最惠國民條款；例如在佛朗克福條約裏，法國約定給德國以和英比荷瑞士與甸俄同等的待遇。

大戰爆發之前，在本世紀的初頭，依着德國的首唱，在這二重稅則制度裏，添加了兩個新辦法：第一，把一般稅則故意提得非常之高，以便磋議條約時得到便宜，所以大家把這稅則叫做鬥爭稅則 Fighting schedule；第二，把稅則的項目分得極其瑣細：這固然是技術進化所生出的必要，但也是脫逃最惠國民條款的策略，例如一九〇四年德瑞 約，德國對於由瑞士輸入的「每年至少有一個月在高度八百米突以上的地方牧養的」牲畜，特別給與減稅，這麼一限定，其他的最惠國民就很難援例了。

大戰之後，一方面，最惠國民條款得到兩個新的擁護者，她在條約中的地位，愈加鞏固。第一是德國，她熱心地替那條款奮鬥，第二是北米合衆國，她戰前還主張最惠國民條款的有條約的解釋，到戰後竟主張無條件的解釋。

他方面，法國取消那給德國以最惠國民待遇的佛朗克福條約，採取相互主義。這第一是因爲自被德國迫訂佛朗克福條約以後，法國對於那最惠國民條款，感到深甚的厭惡；第二是因爲戰後法國希圖達到原料和食料的國際管理的努力終歸失敗，不得不打單獨的算盤。并且法國在國際貿易上的地位，實在奇特；因爲她的生產品多是獨特的，而且最多是奢侈品；那獨特的生產品在他國自然受不到最惠國民條款的恩惠，奢侈品又因財政上社會上和其他種種理由在外國受很高的課稅；他方面，法國對于外國的普通生產品又是一個極大的銷場；所以她從他國所給的最惠國民待遇所得到的利益，比不上她所給與他國的最惠國民待遇的利益。

所以法國就於一九一九年七月廿九日的稅則法裏，採用了一種新制度。這稅則法只是在一八九二年的稅則法第一條上加上了兩節。從前，政府假若於那二重稅則之間想給與一種中間的稅率，每次必須議會通過一道新法律特別允許方爲有效；依這回的稅則法，在二重稅則之間，訂約當局者可以自由伸縮，任便給與中

間的稅率。相互主義原則的採用，在政府提案裏，在兩院各委員會的報告裏，都已明白說出。

法國的相互主義，遭逢了不少的困難。逢着那些祖護最惠國民條欵制度的國家，她從對方得到最惠國民的待遇，於是對于對方的重要輸入品也不得不給以最惠國民的待遇——例如對于波羅的海沿岸諸國。碰到同樣主張相互主義的西班牙，條約的締結更加棘手；最後和德國的訂約，更不得不把相互主義大打折扣了。對于條約的自動性質，即是可依預先通知隨時廢棄那一層，法國的堅持，得到較大的成功。

法國這種政策，對于歐洲各國有極大的影響。西班牙也採取相互主義。但是她在議約的時候，有時對於法定的最低稅則還有折扣的必要；一九二二年四月通過一道法律，准許對于最低稅則再打折扣，但以最低稅則的百分之二十爲限。後來這種讓步，漸次增加，西班牙的工業家頓起恐慌，加上其他的原因，終于釀成政變，建設現今的軍事獨裁的政局。新政府把從前那些最低稅則以下的讓步，漸次廢除，西班牙的稅率制度，便囘返了戰前的二重稅則制度。

在意大利也有同樣的運動。一九一七年五月，意王特別任命的一個研究訂結條約方針的委員會，建議採用二重稅則制度。這個建議案在會裏引起了一場熱烈的爭辯，結果還是那一般拼協定稅則的擁護者占了優勝。在這個決定之前，政府和外國訂結的條約裏往往插入一條：就是說：意大利將來對那對手國可以給與最惠國民待遇，倘若意大利對于第三國決定給與最惠國民待遇。到一九二一年，相互主義受了決定的敗創，意大利制定了一般的規定，把稅則中那些項目可給最惠國民待遇，那些不可，規定明白。

此外，葡萄牙，尤哥，希臘，諾威，羅馬尼亞等國，都採二重稅則制度，雖然多少有點各不相同的地方。

這種相互，自動，二重稅則的波浪，在那裏向來主張「一般拼協定」稅則制度的國家，也發生了影響，中歐各國除奥國以外都採一種「彼此政策」Policy of do ut des，受到最惠國民待遇，才給與最惠國民待遇。例如德國，芬蘭，波蘭，匈牙利諸國。意大利關于幾種軍事用品對德國拒絕了最惠國民待遇，德國對意大利也選出些貨物不給意國最惠國民待遇；這就是彼此政策的表見。德國對法國的商約，遷延磋議，時斷時續，到兩年之久，才關于最惠國民條欵問題，得到妥協辦法；德國給與法國無條件的最惠國民待遇，因爲她向來不反對那種條款，法國允許對于由德國輸入的一切貨品都按最低稅則抽稅——實際上就是最惠國民待遇。在比利時，這「彼此」精神達到最高度，她現今所採的那樣複雜的二重稅則制度，彰明較著地是爲得要對付他國的二重

稅則。

眞正的日曆——自然曆

熊永先

在幾十年前，許多人以爲現行的古勒苛曆——大陽曆雖比其他的陰曆（回敎曆）及陰陽曆（中國曆）好些；缺點却也不少：例如「月」的大小沒有一定的規則，「禮拜」沒有一定的天日；於是高倡改用新曆。他們想用的新曆，並不是完全推翻舊曆，另發明一種新曆，不過將古勒苛曆修改一下罷了。修改的方法雖多，總脫不了「禮拜」要怎樣纔能固定，「月」要許多日方能適合。倒如佛那馬海員（法人）的通曆，褒都沁格（德人）的週本位曆，高夢旦的理想通曆，都是在講「禮拜」及「月」的關係。）參看東方文庫中的新曆法）

雖然他們費盡了心血來提倡，各國仍舊少有採用。這原因固然可以說社會積習太深，一時更改不易；却是他們的改法也未臻於至善！何以說呢？第一：他們既講純粹的太陽曆，就不該分年爲十二三月，月又要分大小，遂至夾雜不清；第二：太陽曆中沒有七日的週期，他們還要把宗教家所用的「禮拜」插入，便是無味極了！

近幾年來，這問題無人過問了！難道是不該改嗎？不能改好嗎？科學發達以來，許多莫名其妙的東西都改良了，那有這不完善的日曆不該改不能改好？不過是人們忽略了！

用人工來劃分自然界的事吻，是要求其較簡便，又有意思；不然，又何必多此一舉呢？就我個人看來，現行的太陽曆的缺點是裏面的劃分不好，若是我們把牠裏面劃分的什麼「禮拜」「月」等取消，用自然數一，二，三，四，五，……三六五或三六六來記一年的天日，這問題就可以圓滿的解決了！因爲這種日曆的裏面不要「禮拜」，自然沒有「禮拜」不一定的困難了！又不要「月」，當然沒有月大月小的麻煩了！像這樣的日曆纔可以叫做**眞正的日曆**，或者稱爲**自然曆**。

我主張自然曆的理由，約有數端：

（一）學理上的根據　日曆是數學的一部分，以三百六十五又四分之一日爲週期，並沒有幾天或幾十天的短週期。所以我們用數學中的自然數來表示牠，是最合理的。

（二）實用上的趨勢　普通不足一月或幾月的日數，大半是說若干日。少有說月的幾分之幾或幾月又幾日或若干「禮拜」多點；作工和旅行是如此，債務的利期和農作物的時間也是如此。簡單的說：一切精確的計時，都是純粹用日。所以我們想順應社會的潮流，也該廢除「禮拜」和「月」，用這眞正的日曆——自然曆。

(三)改良社會的基礎　習慣是社會的惰力，宗教是進化的障物；我們要改良社會，非先把這些惰力和障物除去不可！日曆是天天所接觸的，影響於人身和社會的地方很多；牠裏面若無宗教式的禮拜，某月大小的月，人們見了，必不會想到「禮拜日要做禮拜」，「正月建寅又迎春」一類的事情；人們一定會覺得今年又去了許多日，一點事都沒有做好，慚愧喲！努力罷！社會有了這些朝氣勃勃的景象，難道不能改良前進嗎？

(四)同類的先例　年與日同是記時的東西，現在的年是用自然數來記的，那麼今用自然數來記日，又有甚麼道理不合呢？

(五)計算上的便利　今年有第幾日．萬年後也有這第幾日；想要知道今年某日距後年某日有許久，比由現行日曆來計算容易多了。前已說過，普通的實用都是日，現在若用自然曆，計算時就沒有由月合日的麻煩了！尤其是理論計算上最便宜。

(六)日曆費的經濟　自然曆差不多是一定的，除年爲三百六十五或三百六十六日外．我們若是用牠，只要初時印刷幾次，以後就可以不印了，或每年僅印一小張．說明今年是若干日，日月蝕在何日。像這樣可以節省若干經費，可以移作一大公益事業。

以上是說自然曆的好處，比現行的日曆高上多了！反對的必定會說：以自然數記日，是不文雅的！殊不知除自然數外，其餘表示時間的文字都不文雅：例如稱丙寅年庚寅月癸酉日，那有稱民國一五年四四日好；況且文字是不一定的，你說這個字好，他說那個字雅，結果只在文字上講麻煩，不顧本題了！反對的必定又說：禮拜是各國通行的，禮拜日是人們休息的一天；今改用自然曆，難道叫人們不休息嗎？我可以答覆：日曆不是宗教的私有品，牠裏面就用不着宗教式的禮拜！人們不盡是信教徒，何必定要在禮拜日纔休息？我們覺得休養的時間要多，就逢五的倍數日休息；想到工作要緊。就旬日休息，可！

上面已經說了實行自然曆的好處。現在暫把自然曆的排列說一說：我尚未成天文學專家，對於這種排列還無特殊的見解。我想「冬至」是一年中的最短日，應當列爲最末日，餘則依次以自然數記之；「節氣」「日月蝕」等也可註明；「禮拜」和「月」完全刪去。要把「冬至」列爲末日，是有甚麼意思呢？(一)「冬至」與現行日曆的末日接近，改曆後對於一般習俗的影響很少；(二)「冬至」後的時間漸長，但長至一定的「夏至」後，時間又漸次短少復原，再至「冬至」，週而復始，於是人對於日的長短，很容易有簡單清楚的觀念。(三)「冬至」是北半球很冷的

時候，人們多在家中休養，少有外面的工作，在這時候來消受年節，是很從容的，舒服的！

我想爲馬上就行自然曆的便利計，暫不把「冬至」列爲末日，先就現行日曆中的「禮拜」和「月」取消，依次排列之，做一個目樣。初時也可以附註現行日曆和陰陽曆的某月某日；兩年後就只註明「節氣」「日月蝕」；多過幾年，就只要印出一小張：註有本年若干日，「節氣」「日月蝕」在何時，就很夠用了！茲舉一例：

民國一六年的自然曆（今年有三六五日）

自然曆	現行日曆	陰陽曆	小註
一日	一月一日	十一月二八日	
二日	二日	二九日	
三日	三日	三〇日	
四日	四	十二月一日	
五日	五	二	
六日	六	三	小寒
……	……	……	
二一	二一日	一八日	大寒
……	……	……	
三六	二月五日	丁卯正月四日	立春
……	……	……	……

註　要註明「節氣」的原因，是爲我國農民耕作上的便利。

十六，六，十九日草於北大

悼胡明復

任鴻雋

我開首要說一句最不科學的話：今年可算是算學家最不利的年頭。因爲今年是英國大算學家牛頓（Sir Isaac Newton 1642—1727）死去二百年的週年紀念，也是法國大算學家拉勃拉司（Pierre Simon Laplace 1749—1827）死去一百年的週年紀念，也是我們的算學家胡明復死去的年頭。自然，我們無論如何的誇張和自大，不能把胡明復在科學上的地位——若是他在科學上有一個地位——拿來和牛頓與拉勃拉司相提幷論。但是我們紀念胡明復的意思，却和紀念牛頓拉勃拉司有一點相同，就是胡明復和牛頓拉勃拉司都是盡瘁科學，至死不倦的一個人。

牛頓在科學上的貢獻，是我們人人都知道的。他發明了重力的定律，證明了天空的星體和地球上的下墜物體，一樣的爲重力所支配；他用精密計算，表示行星的軌道，彗星的行動和地球上潮汐的運動，都可以用重力定律來證明。他發明了微積分算術，研究過光的各種性質。他的"Principia"一書，爲物理學建築一個堅固的基礎，爲科學留下一個永久的標記。他享了八十五歲

的高壽，而且我們曉得他在二十歲以後就早以算學天才自見的。換一句話說，他在科學上空前的建樹，是六十餘年不斷努力的結果。

拉勃拉司是星雲學說的發明者。他自幼即精研算學，尤以天體運行的研究爲最有名。他著的天體力學論（Mecanique Céleste，）繼承牛頓的 Principia，同爲科學界一個希有建樹。他享壽七十八歲，他的星雲學說，也是晚年對於天文學一種成熟的研究。

我們的胡明復，不幸沒有得到牛頓和拉勃拉司那樣的成就和壽數，這是由於天命或人事，我就不敢斷言了。他幼年讀書的情形，我不能知其詳細。但我記得在一九一四年，即是明復畢業的那一年，在康乃耳大學的中國學生，忽然大出風頭，在四十多個中國學生之中，竟有四五個同時被選爲名譽學會的會員。這已經算很難得了，而尤爲難得的，是其中有兩個人同時被舉爲兩個名譽學會的會員。這兩個人，一個是現時有名的言語學家兼音樂學家趙元任，一個是胡明復。尤其希奇的，是明復自來不會說話，少於交際，由此我們曉得這位先生是一個閉戶自精的學者了。

我和明復的熟識，是在一九一四年夏間大家發起中國科學社以後。大家曉得科學社的發起，是全無憑藉的。那年夏天，康乃耳的幾個同學，因爲見得科學在現今世界的重要，與我國科學的不發達，於是大家打算組織一個團體來做紹介科學的事業，結果就是中國科學社的出現。我記得當時聯名發起的人不過一打，但我們對於紹介科學這樣繁重的事業，也就前無古人的幹了起來（因爲在一九一四年以前，國內或國外這一類的團體還不會出現。）在科學社的組織上，明復發表的意見最多，也最得同人的贊許。當時不過是暗中摸索，直到一九一六年科學社在美國開第一次開年會的時候，我個人雖經把英國皇家學會的歷史，查了一下，纔知道我們的組織，竟有許多相同的地方，這是我們大家很引爲忻慰的。但由此也可以知道明復的見解與識力了。

科學社成立後第一件要辦的事業，就是發行『科學』雜誌。這個雜誌的文字，當然係由發起人一力擔任，因爲彼時一般學者，還不知道有科學社這個組織。當時的辦法，是由大家按月擔任文字若干頁，不管三七二十一，到了時候總得交卷的。因爲這個原故，我們就想出了一個分組合作的方法，以便互相幫助，於著作的收穫上就容易得多。我記得杏佛和元任常常在一組，我和明復常常在一組。因此，我和明復的相知愈加親切，而交情也愈加濃厚。

我們這一個夏天，朝以繼夕，夜以繼日的，只是忙的科學。到了夏天過完，秋天開學的時候，我們的科學社組織成立了，還有了三期的科學文稿豫備發刊。我記得明復在夏天過完之後，回

顧這幾個月的工作，說：『我們這一個夏天，可算不會虛度』。咳，我們若是看到科學工作的重要，也可以說，明復的一生可算不會虛度，豈特那一個夏天呢？

明復對於科學社還有一個重要的貢獻，就是他理財的本領。他自科學社成立，即被舉為會計，一直到前年纔由過君探先接替。他既是算學家，用錢又非常的謹慎，所以科學社雖自成立以來，同別的學社一樣，常常鬧經費困難，但從沒有受過窘迫，使他的事業受一點停頓或間斷的影響。我曾經留心過，算學家是不作與算錯賬的，但是明復若有算錯的時候，那吃虧的一定是別人，不是科學社。所以我常常笑說，明復是一個理想的會計。

一九一七年明復回到上海了。事實上，從一九一七年直到現在，這十年之中，他不曾離開上海一步。照他的學問和名望，他狠可以到旁的大學去任一些重要的職務，我曉得北京大學就曾再三的邀請過他。但是他的責任心，使他不願意離開上海。我所說的責任心有兩件：一是對於科學社的責任，一是對於大同學校（即現在的大同大學）的責任。我們曉得科學社自從明復等回到中國之後，就由美國搬到中國，當時一切都沒有生根下蒂，這經營締造的困難，是可想而知的。舉一件最顯著的例，科學雜誌印稿的校閱，從明復回國一直到現在，都是他一個人擔任。這樣十年如一日的苦工，請問有幾個人能夠做到。關於他的大同學校的工作，我可不大清楚，但是除了他盡瘁大同學校的事實以外，我還有相當的理由，可以信他對於大同的責任心特別的重。我們在美國的時候，除了組織科學社之外，還有一些人，立志將來回國要辦一個理想的大學。我們成立了一個團體，也定了幾條單簡的計畫，明復當然是這團體中的一份子。我還記得明復為了辦學的事，寫了一封幾十頁的英文長信給趙元任，元任的回信第一句。‘‘Supelative admiration for your thoroughness.”但我們對於明復辦學的意見，有一點不能一致，就是明復要把大同學校做一個他的理想大學的根基，而我們多數的人，都主張要整個的重新創辦。這件事久成過去的陳迹了，恐怕從前在這個團體的人，也不記得還有這樣一回事。我所以把他提出來講講，正以見明復對於大同，具有特別的希望，他之所以盡瘁這個學校，不肯他去，也不是偶然的。

這樣，一個科學社，一個大同學校，竟把復明釘住在上海整整的十年。上海教書的生活，我們是知道的，不但沒有給教書者一個增長學問的機會，恐怕連對於學問的興趣，也要漸漸的被這教書的苦工銷滅淨盡。然而我對於旁的朋友，雖曾勸過他們離開上海，另外覓一個可以兼做學問的地方去教書，對於明復，卻始終不會提及這個話；因為一則我知道他為了科學社和大同大學，不願離開上海，一則他正在年富力強，將來慢慢想法，還不為晚

。誰知他近來竟以一個意外的遊戲死了！

明復的死，大凡略知他生平為人的，無不痛惜。他有沉潛，精細的美德，但精神上仍然是極活潑。他辯論事理，極有獨到的見解，但同時又能服從他人的意見。因為這樣，所以認識的朋友都愛敬他。我以為除了私人交情而外，對於明復的死，應當痛惜的還有兩點：第一是為學術惜。明復在算學上的造就，已經是很難得的了（他的博士論文，曾經在美國的算學雜誌上發表過。）倘使他能繼續的研究下去，準定可以在算學上有一點貢獻，可惜他回國以後，便被教書和其他事體，把他發明算學的機會完全斷送了。這是一件最不幸的事！第二是為社會惜。我們曉得在現在的社會中，要找飛揚浮躁的人才，可算是車載斗量，但是要找實心任事，不務虛名的人，卻好似鳳毛麟角　如明復這樣的人，多有幾個，不但社會的事業有了希望，還可以潛移默化，收一點移風易俗的效果，也不可知。拿我國現在學問的幼稚，人才的墮落看來，明復的死去，不是一件最有關係而最可痛惜的嗎？

朋友們！明復的死，由於遊水時一個意外的失慎，這樣意外的事體，是誰也不能先事豫防的。但是有一件事體我們可以豫為布置的，就是我們應當設法，使具有特殊天才和能力的人，得到相當的機會，去發展他的能力與研究，使能對於某種專門學問有所貢獻，不要為社會一切不良的環境所埋沒。如明復在外國得了高等數學的訓練，回國以後，不但不能繼續研究，連應用他所學的機會也不曾有過。這樣『賚學以沒』，是絕對不應該的，是可以設法避免的。朋友們！我們若哀悼明復，不如從這一面想一想法子，免得還有無數的明復，要待我們追悼呢！

牛頓晚年有一句話說：『我若是在學問智識上比他人略為看的遠一點，那是因為我站在長人肩膀上的原故。』我可以反牛頓的話，為明復叫一聲屈，說：『倘若以明復的天才與訓練，而未能在科學上有顯著的貢獻，那是因為一般矮子所帶累的原故。』

十六，七，三十。

小說

撕掉的一頁（續）

許君遠

「她還沒有來！」

最早，或者是在他坐在洋車上的時候，他覺着今天的勇氣比以前增加了百倍，決定當她一進門就握住她的手，摟抱着作親密的一Kiss；「她不會拒絕吧？」他想。不過到他一進接待室，似囚犯般地囚住；而她又老久不來，勇氣至少減去百分之五十！不僅如此，經過「一世紀」（！）以後她來的時候是什麼寒人心的情景！臉頰紅頳頳的，雖然勉強地微笑着，但終不能掩飾任那內心

裏發洩出來的「不自然。」

於是，我們的朋友拙予更趦趄了。

他向她一笑，也是勉強不自然的一笑。「妹有什末不舒服？」

「沒什末不舒服。」

「北海玩的好不好？」

「沒什末不好。」

拙予再捱受不下去，沒精打彩地走近她，攄住她的手，她又是避Kiss似地掉頭。

「我怎末開罪了？」

芙珉發了一切渙然冰釋的一笑。X博士著的戀愛心理上說：「愛人的笑，可以代表他們內心的動作，笑不一定是『好』的表示，猶如英文的Yes不一定是『對』的表示。但像芙珉這回的笑，我們可以說這是愛人們最願見到的笑，經過這一笑，兩下裏便爾安心了。……」

他們逼近着坐定敘述家常閑話。

記得詩人高唱過，「有幾個男子不會調情，有幾個女子不會懷春？……」你瞧，我們的美麗的Heroine今天是不是一位整個的Flirt？額髮的飛蓬，顋窩的蘋果，白鞋紅襪以及衣服的艶色，沒一樣不是富有誘惑力。誰也會料定，今天夜裏，拙予要做些迷戀之夢吧。

這會他湊近她，她撚着手絹低着頭。手顫顫地摸住她的襪子——無寧說是腿腕吧，「這色氣很好看呢」，他啞聲說。

她用手絹遮起面的下部。一面弓身着不吃力地推他的手。然而他已撫着她的肌膚，是那般滑膩如脂的肌膚，也便是女人的最動人心處！……

事情過後：

芙珉像是向「淡」的方面走。她不輕易伸手給他，就是同坐着離的也是遠遠的。她又曾說過：她很對他不起，本來他的妻同他感情很好，不該她插進腿去給他們破壞。

「她算什末」，拙予他是漫不終意地回答。

「不過總是不好。」

這樣經過了幾次。——不過拙予依然是順着他的意志走，熱烈地，急進地，迅捷地一直到他們，相見了，便一話不說，她先掀張開翅把他攬在懷裏，作三分鐘長的一個Kiss，然後胸逼着胸，眼注着眼，唼着唇兒笑上一笑。他坐着，她斜倚着他的肩膀，手抱着腰，手持着手，手摸着她的胸膛，計議他們甜蜜的以後。

她說，她自己的一切全無足惜，只怕他不肯把大學犧牲。他們想去南洋，想去四川，南洋有諸種機會，四川有他的好朋友。芙珉的哥哥在新疆郵局作事，暑假要回北京，她的終身大事大概要由「他」解決。逃，跑，一定在暑假前實行才好。

在接待室裏說的是這一件事，在北海小角亭裏說的也是這一件事；甚至於那一次釣魚台邊也是說的這一件事。Love is Blind. and lovers Cannot see what fault they commit!

然而，你瞧他們的學問有如何的進益呢！

新文化書籍如吶喊……以及浮生六記之類全讀完了，最近開始了鄭板橋全集。這一部最引他們興趣的地方要算是「板橋書札」，他素日的主張是：從書札裏能看出人性，從日記裏看出「人生」，書札日記才是真的文字，因為那裏全是內心裏真實的表現。她對這點極表同情。

「那末我們交換日記看吧？」拙予提議。

「我很願意；不過我記得不好」。她率然地應允。

「誰能比鄭板橋？看看能生快感罷了。」

芙珉點頭笑笑。……

便是拙予想改規矩前兩天——第X星期四——的事了：他拿着他的日記走到P女學的接待室，恭而敬之地呈獻給她，她欣欣地接受，坐在軟椅上掀翻。

「但是你的呢？」

「我記的不好，你不要看吧。」

「那你也不能看我的！」他走近她要奪回日記。

「哥，你饒恕我這一次，從今天起我好生記一下，過幾天給你看吧。」她帶些哀怨的語氣。

「不，我一定要看一日記不加修飾才好。」

「哥，你下次再看！」

「……」他默然地撅嘴。

「不過你看了不要——你還是不要看吧。」她抱着他。

「………」默然的。

終於被他征服，她滿懷不願意地出去。他想：「為什末她不願意教我看？一定有隱情。她不會——吧？但她又說『看了不要——』，不要什末？女人們的心眼真多？——」

她面帶慌遽地進來。「哥，你還是不看好！」把一本英文練習簿輕疏地擱在茶桌一邊。湊近他，說道：「你要知道我已不是前一月的我。那末，不看它吧？」說着把他摟住。

拙予把日記略一翻掀，隨即向桌上一擲，怒忿地說：「不看了！回去！」站起身拿帽子。

芙珉欠欠身，眼珠一紅，簌簌地墮下幾點淚。拙予垂垂頭。

「哥，你～～不能明白我嗎？」說完，她哭着倒在他的懷裏。抽咽，抽咽……「哥，你為什末非逼我死不可？我真該死！但你要知道那是一月以前的我……」

「我明白了，明白了你對我不忠實！日記不肯給我，給了我又撕掉一頁，得了，我不看行不？咳……」

「哥，你眞不明白我！眞不能饒恕我！」她把脚一踩，用手絹把臉蒙住，迅捷地右手向口袋裏一伸，掏出來一小團紙向他懷裏投去。「你看去吧，唉唉！」她抽咽着伏住椅臂，滿室悽然的。

展開看，是：——

「今天他摸着我的襪子，說是色氣很好看，隨卽摸到我的上腿……啊！我這廿年來未與男子接觸過的身體呵！他是有了妻的人，他對我這樣是什末意思？C姐告訴我，男子都靠不住，啊，我也該遠着他呵……」

拙予頹然地把它摺起，不禁怳然地證實了以前的一切：只恨自己沒能看透她那用意的擺脫，什末對不住自己的妻啊，什末不該插腿啊……

芙珉更哭得利害了。

拙予不快地走近她，違心地說：「這算什末？我能饒恕你。」她躺在他的懷裏。「哥，反正是對你不起了，你要讓我這會死，我就這會死！哥，你須知道那是以前的我，我現在已經眞心地了解了你！——你能不能饒恕？」

拙予沈思地，啞聲地說一句；「我～～能～～饒恕～～你。」

第二天——第X星期五——他沒上課，夜裏跑去北海小角亭下坐到十一點。

說不淸他是恨芙珉，又說不淸是恨他自己；心裏總是淒皇皇地，感出宇宙茫茫容身不下。他記得，芙珉在這邊坐過，他無忌憚地倚偎着：蒼茫的暮色，把黃瓦綠槐的北京籠住；西方的大明星浮出來了，下左方有一個小的衛星作她的丫環。芙珉曾撒嬌發痴說：「你譬如那大明星，我譬如那小丫環。」

拙予想到這裏，抬頭再看，主婢二星依然閃閃，光灼灼地似乎在觀察人世的一切。「人世的一切是靠不住的！」他嘆一口氣。但他也會想到，芙珉近日的對他，實在有超乎別人的美妙，他們的談話已經肆無諱忌，而且爲他摸乳頭方便起見，她把束胸褂取消多日了。不過這一頁日記的發覺，至少也生一點阻梗；於是他又追悔不該作互看日記的提議，倘設不看日記，圓圓滿滿地混到末了，又是多末幸福的一件事！他想她可以被原諒，只要她這會不是那會的心；是的，是何等眞摯的哭泣！然而明天的法文不能缺課了，除非她還能作更懇切的表白。

這就到了我們發現拙予在校園西偏痴立的第X星期六的上午，（實在我們讓他立的太久了！）當他一進校門便收到了芙珉的來信，信大概是昨天早晨來的。啊，一封激人心重的信；——

「哥哥！我的哥哥！

我眞該死，我死應當下地獄！下地獄我也甘心，因爲那是我應得的刑罰。然而哥哥，我不敢求你饒恕我的罪責，我只求你不要難過，只求你不把我的話在你寶貴的腦海裏留半星兒痕跡。我知道，你今天回去一定難過，灰心；但你那知道我比你還要難過，因爲哥哥越是不肯責我，我的良心越是進攻的利害！我甚時摸着你的手涼，眞比萬箭穿身還要痛苦！哥哥，我恨不能今天夜裏，跪倒你的床前，向你賠罪，我對不起你的血心，看不見你的爲我；哥哥，要不是C，我早已

剪破我的手指，把鮮血呈獻給你！然而哥哥，你竟是那樣地卒然而去，我又能說什末呢！

「但哥哥，你知道不？寫日記是一月以前的事，現在我並沒絲毫的不了解你！哥哥，你不明白我的眞心，怎不使我傷心而流淚！星期六的午前，要你到我這裏，讓我再躺到你的懷裏痛哭，哥哥，要和先前一樣，你肯來吧！不然我就到公寓去找你去！

「C勸慰我，我推開她，哥哥，你知道我惟有恨她，惟有你還肯教我擁抱，我才舒快！

對你不起的珉兒。」

這封信的效力，使我們的朋友拙予始而自悔，繼而流淚，終而跺脚出校門，不回公寓，夾着講義字典直到P女校。

在十一點五十分的時候，P女校的接待室裏有一雙人兒默然地擁抱着。比平常早二十分，老聽差的面孔更不和易；開門之後臉喪喪着走回號房，自言自語地說：「成日價見面，還那來的那末許多眼淚！……」

第Y星期六，第Z星期六，以至第N星期六，法文班上第三十三號坐位永是空着，空着的原因瞟密司林的人們並不知道。

二七，六，一三〇　北京椅子圈裏。

詩

乾著急

徐志摩

朋友，這乾著急有什麼用，
喝酒玩吧，這槐樹下涼快；
看槐花直掉在你的盃中，
別嫌它：這也是一種的愛。

胡知了到天黑還在直叫
（她爲我的心跳還不一樣）？
那紫金山頭有夕陽返照
（我心頭，不是夕陽，是惆悵）！
這天黑得草木全變了形
（天黑可蓋不了我的心焦）；
又是一天，天上點滿了銀
（又是一天，眞是，怎樣得了）！

秀山公園八月二十七日

詩三首

塞先艾

聽啄木鳥作歌

晨曦在紙窗上輕淺的瀉影，
是什麼歌曲縈繞牆外槐林？
他來得意外奇突，
髣彿丁丁的板斧；
也許是那採樵的白髮老人，

在深山搖曳兩臂伐木殷勤；
　也許是青蛙震怒，
　在池塘鳴鐘擊鼓。
啊，歌者，你咀咒宇宙的無情，
不該吹悲調擾亂我的夢魂！

謝絕辭

你別誇你的白，你的美，
銀燦燦的冬雪他也怕風吹；
　綠葉上的露珠多光華，
他一生看不見燦爛的朝霞。

　誰不凋零青春的花朶？
天海閃閃的星斗也會隕落。
　你最好洗濯你的心靈，
像和氏璧一樣的不染纖塵。

　純潔的心靈不朽不滅，
他能抗禦殭腐萬物的歲月——
　永恒在人間盤桓駐留，
即令你的軀骨瘞埋入荒邱。

　那時你可以自由驕傲，
孔雀似的開屏，鴟梟似的笑；
　我當然愛你眞心摯意，
新歡與舊戀我都情願遺棄。

戀愛的象徵

　你把戀愛來象徵羊羣，
　從小撫大的自然溫馴；
我說眞的愛才不易捉拿，
他比魚鰍還要快，還要滑！

　魚鰍塗抹了滿身汚泥，
　就比不上松江的鱸魚？
雪白的馴羊何不上案桌，
你敢不敢說？你敢不敢說？

一九二七年夏天於槐林深院

國聞週報 第四卷第卅三期 出版要目

嘉爾馬克斯傳略（續）……………………厚照
從寗漢協妥到蔣介石下野…………………記者
東游漫錄（續三十期）……………………欽璧
約指…………………………………………遜之

△定價全年五元半年二元六角　每册一角五分•郵費在外•
△總發行部天津旭街二七號　分銷處各省各埠大書坊